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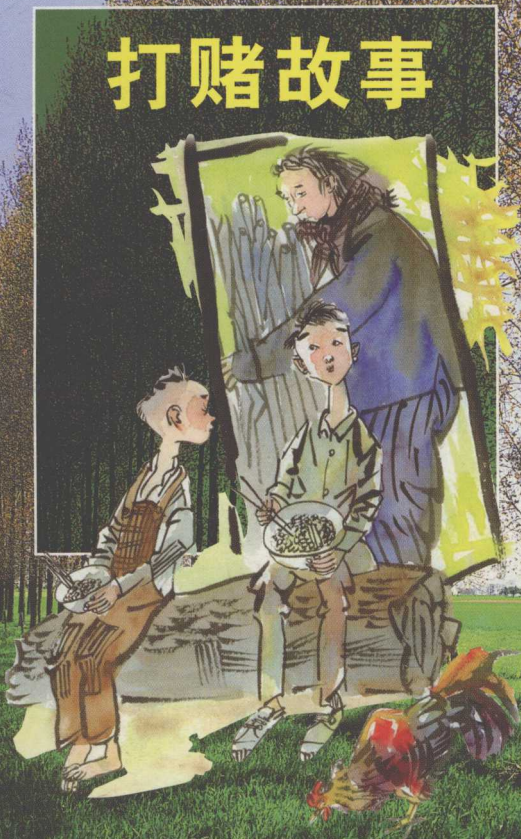
精品系列



STORIES

# 故事会

## 打赌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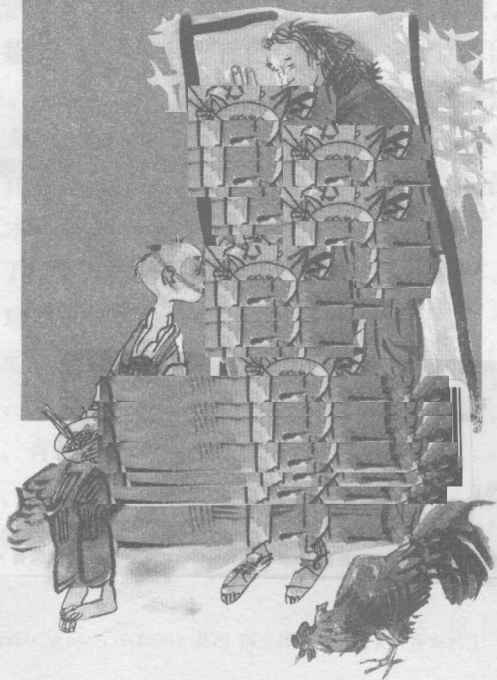


# 故事会

®

STORIES

## 打赌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打赌故事/《故事会》编辑部编.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9.3(初)(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ISBN 978-7-5452-0248-9  
I.打... II.故... III.故事—作品集—世界 IV.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15626号

丛 书 名: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书 名: 打赌故事  
主 编: 何承伟  
编 委: 何承伟 吴 伦 姚自豪 夏一鸣

责任编辑: 鲍 放  
装帧设计: 王 伟  
责任督印: 张 凯

出 版: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发 行: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 话: 021-54667902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 编: 200020  
印 刷: 上海华文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 次: 2009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规 格: 770×960 32开 印张5  
书 号: ISBN 978-7-5452-0248-9/G·068  
定 价: 5.00元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 021-66987232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STORIES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209)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21-54667910

## 编者的话

《故事会》杂志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旗下一本以发表故事为主的通俗文学刊物，其发行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综合类期刊中一直名列前茅。

改革开放以来，她始终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以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清新明快的节奏，生动活泼的风格，亦庄亦谐的美感，赢得了海内外数千万读者的喜爱。

无数事实、经验和理性已经证明：好故事可以影响人的一生。而以我们之见，所谓好故事，在内容上讲述的应是做人与处世的道理，在形式上也应听得进、记得住、讲得出、传得开，而且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她的本质特征和艺术光彩。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好故事，阅读好故事，欣赏好故事，珍藏好故事，传播好故事，我们特编选了一套“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以飨之。其选择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点：

- 一、在《故事会》杂志上发表的作品。
  - 二、有过目不忘的艺术感染力。
  - 三、有恒久的趣味，对今天的读者仍有启迪作用。
- 愿好故事伴随你的一生！

《故事会》编辑部

# 目 录

## 惹祸

- 祸从口出 ..... 2  
胡吹丧命 ..... 4  
神秘一刀 ..... 8

## 戏丑

- 老翁训四懒 ..... 14  
巧治刁老财 ..... 17  
千金买谎言 ..... 20  
吹牛娶媳妇 ..... 24  
厨师治地痞 ..... 27  
团长头难剃 ..... 30  
夫妻羞乡长 ..... 34  
村民骂乡长 ..... 37  
怒斥负心汉 ..... 40

## 斗智

- 三进抬杠铺 ..... 46  
巧答胡双千 ..... 49  
智赢大和尚 ..... 53  
三难土老财 ..... 55  
李翠莲劝夫 ..... 59  
短工斗财主 ..... 62  
棋手喂毛驴 ..... 66  
巧骂钱员外 ..... 69  
三姐比稀奇 ..... 71  
小姨难姐夫 ..... 73

村妇胜商人 .....	76
巧对“瞎话篓” .....	79
老翁斗巨人 .....	83
智戏吹牛王 .....	86
目的不在赌 .....	89
施老板上当 .....	94

### 逗趣

“吹牛”来历 .....	98
屠夫打谜 .....	100
胡三说戏 .....	102
说假算输 .....	103
谁出酒钱 .....	106
一粒瓜子 .....	108
点金比赛 .....	112
双方没输 .....	115
别再叫爹 .....	118
“犟筋”抬杠 .....	120
腾空过河 .....	123
小鸡咬鹰 .....	125
清炒蚊肝 .....	128
吓掉魂灵 .....	130
一只皮鞋 .....	133
顶天立地 .....	138
大吹吹牛 .....	141
三女戏父 .....	143
近视辨匾 .....	145
吹牛比赛 .....	148
数学家圈套 .....	150

# 惹 祸

人类的不幸,大部分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



# 祸从口出



小镇上有两个捡破烂的，一个叫张三，一个叫李四。两个人穿得衣衫褴褛，却常常在一块吹牛。

这天，两人都喝了酒，拉着板车走街串巷，刚巧碰到一起，于是，两人钻进一座废弃工地的角落里聊起来。

张三神秘地说：“老弟，我要发大财啦！今天上午，一位客人告诉我，他准备把几架旧飞机低价卖给我，那价格实在太便宜了。不过，我目前手头太紧，咱俩能不能合伙做这桩买卖？”

李四一听，心里想：这不是向我伸手借钱吗？哼，我才不上你的当呢！就说：“哎呀，这两天我也时来运转。昨天碰见一位客人，他说打算卖给我几部破火车头，价钱更便宜，比收购酒瓶子合算多了，我也正在筹集资金，决不能把这个发财的机会白白



错过!”

张三见对方怕借钱，转口又说：“老弟，其实我才不急钱用呢。那位客人说，他的几架旧飞机全部交给我，不但分文不取，而且还要资助我修好飞机，再帮我建一座飞机场，我马上就要成为航空公司的老板。如果你愿意，我当董事长，聘请你做总经理，如何？”

李四也大言不惭地说：“大哥，小弟也正要跟你商量一件事，我碰上的那位客人表示，要出资修一条铁路，然后帮我把破火车头修好，准备成立一家铁路公司。你想想，铁路公司这么大，我一个人怎么能忙得过来？所以，小弟准备请你当我的助手哩！”

张三从衣袋里摸出喝剩的半瓶酒，说：“祝李老板的铁路公司生意兴隆，来，干杯！”

李四也不甘落后，也摸出半瓶酒高高举起：“祝张老板的航空公司财源滚滚，干杯！”

张三边喝边说：“我明年一定争取让本公司的股票上市。”

李四不甘示弱，拍着胸脯说：“明年，我要让我的铁路公司争取成为跨国集团！”

两人吹得正起劲，忽然听到有人大喝一声：“不许动，给老子把手举起来——”两人抬头一看，天啊，只见五六个地痞流氓围了上来，为首的是个满脸横肉的光头汉子，手上还拿着一把亮闪闪的匕首。

只听光头汉子喝道：“这里是老子的地盘，原本把你俩当成要饭花子，想不到你们竟是身价百万的大富豪。弟兄们，快把他们捆起来，然后给他们家里打电话，二十四小时之内每家送来现金两百万，否则，要他俩的狗命！”

“妈呀！”张三、李四一听，吓得面如土灰，尿水顺着裤子往下流。

（刘金涛）

# 胡吹丧命



双江镇上有三个年轻人，一个叫赵大，一个叫周二，一个叫冯三。

三个人结拜成“铁哥们”，平时尽干坏事：骑摩托直往人群中冲；偷汽车朝横垅里碾兔子；撩姑娘衣；掘霸王坟；尤其打起架来，如下山猛虎，打得越惨越觉得够刺激。虽说他们拘留所里进过，小号里也蹲过，可一出来，依然是无所不敢作，无所不敢为。市民们无不咬牙切齿咒他们为“恶大胆儿”。

三个人听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竟以“恶大胆儿”自诩。虽说，三个恶大胆儿结为铁哥们，可他们之间都各不服气，都自认为只有自己才称得上正宗。

有一天，周二要去郊区一个赌场赌钱。临走时，赵大说：“你

一定要半夜时分摸黑回来，一定得从歪脖子树坟场回来。敢不敢？若敢从那回来，那才够刺激。”

周二不屑地一笑：“这有啥不敢的，一言为定。”

到了晚上十点多钟，赵大找上冯三，来到歪脖子树坟场。

冯三忽然发现那歪脖子上吊着一个死人，问道：“这是咋的啦？”

赵大说：“这不正好？咱就在这等老二，吓他一吓，那才够刺激呢。”他边说边从提兜里掏出一束卫生香，背过去点燃，夹在死尸手指缝里，说：“这样不是更有趣吗？来，咱边喝边等。”赵大拿出香肠、茶叶蛋和一瓶二锅头，和冯三对饮起来。

酒过三巡，酒瓶底已朝天了。

赵大说：“我再回城弄点来，就怕你一个人不敢呆在这……”

他话没落音，冯三好像受了极大侮辱：“哼！我打从娘肚子里爬出来就不知道什么叫‘怕’，你快去办酒菜就是了。”

赵大抬脚刚要走，忽又停下说：“听人说吊死鬼会炸尸，要真的炸了尸可咋办？”

冯三不耐烦地说：“俺早就发过狠，遇到男鬼就跟他干，遇到女鬼就跟她睡。要真的炸尸让俺看看，那才他妈的够刺激呢。”

赵大一走，冯三仰天躺下来寻思道：哼，泰山不是堆的，大胆儿不是吹的，除了俺谁还敢独自陪吊死鬼睡觉？真他妈够刺激。真盼吊死鬼马上炸尸，他好上前把他捉住，以显示自己是正宗的“恶大胆儿”！冯三想着想着，不知不觉瞌睡上来，便昏昏睡去了。

这时，周二赌钱回来，烟瘾来了，却没火，走到歪脖子树旁，见树下站着个人，手中有火，他赶紧掏出一支烟，凑上去说：“喂！对个火！”

见对方不应声，周二不客气地一把掠过火，对着烟，猛吸了两口，说：“不客气了。”说着把火还给那人。

可那人却不接火。周二上前一拨拉，咦！怎么还荡悠起来了？

周二借着星光一瞅：“哟，这是谁这么想不开？天大的事也不能来上吊哇。嗯？这是卫生香，你也嫌蚊子咬？”他边说边把香火又重新夹进死尸那又硬又冷的手指缝里，嘟囔着回城去。

冯三蒙眬中觉得有人走过，强睁醉眼，见一个黑影，手中拿个火儿，晃晃荡荡往城里走。冯三打个激灵之后，突然又感到一阵兴奋：哈哈，果然炸尸了！他“噎”地蹿起来，踉踉跄跄朝黑影撵去。

周二正为之感叹，猛听身后有人追来，以为是方才得罪了吊死鬼，他撵来了！周二暗叫一声：妈呀！就高一脚、低一脚拼命往前跑。

冯三盯住那火亮光，边撵边从怀里掏出平时作案的工具——一头带铁钩的尼龙绳。他追啊追，眼看要追上了，他一甩手将绳子猛地往周二脖子上一套，一返身，双臂一用力，叫一声：“嗨！你回来吧！”就把周二反背起来往回走，边走边嘴里还边骂着：“你他妈炸尸想逃出我冯三手心儿？好了，这下俺背你玩个痛快！”

周二这时才知道，冯三把他当成吊死鬼来追了。可眼下，无奈尼龙绳勒在脖子上说不出话，他拼命挣扎，可是越挣冯三越用力，直勒得他心发闷、头发涨、眼前直冒金星。

再说，就在冯三追周二时，赵大拿了酒菜回来了。赵大见冯三不在，猜想他准是胆小逃走了。他走过去，拍了拍死尸，说：“宝贝儿，你帮我吓走了老三，有功，有功。”说着他双手一举，把死尸从绳套中解下来，靠树干立稳。然后脱下鞋往自己下巴上一垫，双手抓住套子，双脚一踮，把头伸进套中，自己悬空吊起来。赵大心想：等会周二和冯三回来，我再给你们来个强刺激，吓你们个半死，这下子我赵大可是个地地道道的正宗恶大胆儿了。

不一会儿，赵大见冯三竟像背死狗一样背着周二回来了，他吓得张嘴大喊：“快放下你二哥！”哪知喉咙里只发出一阵怪叫，不料又忘了脖子上套着的绳套，慌乱中，竟手舞脚蹬地挣扎起来。

这一挣扎可坏了，垫在下巴上的鞋脱落了，绳子一下勒紧了他的脖子，他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大叫了一声，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这时候，正好冯三把周二背到树跟前，听到背后这“扑嚓”一声，不禁感到惊诧：难道吊死鬼也会拉屎？再见眼前有个手拿火亮儿的黑影靠树而立，顿时大吃一惊：怎么我抓错了？吊死鬼原来没跑？

就在惊讶之际，他又猛地听到头顶上一声怪叫，抬眼一看，一个吊死鬼正张牙舞爪地向他迎面扑来。他顿时吓得两腿一软，一口气没上来，猝然倒在了地上。

第二天，人们发现，周二满脸苦相，舌头耷着，脖子上搭根尼龙绳，朝天躺在冯三身上；冯三趴在地上，双眼圆睁，一副极度惊恐神情；赵大吊在树上，看上去似有什么事使他遗憾终生。那靠立在树干上的穿着华丽寿衣的女尸，她面对三具尸体，冰冷的脸上好像带着揶揄：“这才够刺激。”

(田 鸣 搜集整理)

# 神秘一刀



太行山里岩山县张庄乡，有位名人叫栾方宝，外人赠号“乱放炮”。

1958年浮夸风放“卫星”时，栾方宝出任公社书记兼社长。一天夜里，他让人把十亩地的麦子搬到一亩地里，第二天乱放炮放出个单产过“长江”、亩产双千斤的特大卫星，引得头头脑脑们前呼后拥都来参观。栾方宝的大幅田间地头照片上了报，马上成了名震省内外的新闻人物。

轰轰烈烈闹剧演完后，到了秋后，这张庄乡成为了“饥荒乡”，社员们成群结队捋树叶、挖草根过日子。社员们饿红了眼，到公社大院找栾方宝算账，他们把公社大院一围，可吓坏了牛皮匠栾方宝，他从房上偷跑出去，免挨了一顿打。

栾方宝一惊一吓，整日胆战心惊，到医院一检查，是心脏病。他知道自己张庄再也呆不下去了，便借口有病，硬是要求调到县医院当院长兼党委书记。

医院有一位老中医，积几十年经验研究出“针刺麻醉法”。栾方宝旧习难改，得知后如获至宝，马上挑灯夜战，写成一篇题为《针刺麻醉显神功》的文章，夸大其词，说无论多么大手术，只要几根银针一扎，手术者马上露出微笑。

老中医见到栾方宝这篇文章，急得赶紧找上门来，对栾方宝说：“院长，这是医道，万万夸张不得。这针扎麻醉只在表皮有效，内脏手术万万行不通！”

栾方宝看老中医一脸憨厚相，心里说：你胆子比蚂蚁大不了多少，我那几年放的炮，你听到非吓死不可。他笑着对老中医说：“老先生，这是宣传嘛！再说，攻克这个尖端，我看指日可待，宣传一下、促进一下，有什么不好？”

这篇小文章，原本登在地方性小报上，不知哪个记者把它当成个大成果转发在省报上。

说来也巧，一个正在我国考察的国际中医考察团知晓，他们通过外交途径，非要来医院进行实地考察不可。

省里通知下达到县里，县长慌了手脚，马上把栾方宝找来，说：“你在天上戳了个大窟窿，你一篇文章，招来了一个国际考察团！”

“这咋办？”

“还能咋办？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自己拉下的屎，还得你自己擦。咱丑话说在当面，‘把戏’玩砸了，你我都有好戏看！”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哪还有他栾方宝讨价还价的余地？他脖子一缩，黑着脸退了出来。

明天，后天，大后天，只有三天期限。

栾方宝两天两夜，两眼直瞪着天花板躺着，再三权衡利弊，

最后咬紧牙根自言自语说：“舍不得羊捉不住狼，看来只能这么干了！”

此时，墙上挂钟敲了十一下，医院大楼大部分灯光已灭，只有二楼东头老中医的宿舍灯光还亮着。栾方宝轻抬脚步走到老中医门口，“笃笃笃”叩了三下。

房门开了，老中医探出头来，认出是栾方宝，非常吃惊：“栾书记，你……”

栾方宝不请自进。

老中医不知领导深夜来访的用意，神色十分惊慌。老中医一辈子挨整，所以现在一见当官的，就脊梁发紧，腿肚子抽筋。

栾方宝脸上展开笑容来，慢条斯理地说：“人老了，瞌睡少了，总想找个人聊聊天，解个闷。”

可哪有深更半夜上门聊天解闷的？老中医心里越越发忐忑不安。

栾方宝看他这副样子，索性开门见山说：“老先生，我想求你办件事，不知你肯不肯帮忙？”

老中医说：“我除了看病，别的啥也做不了。”

“我就是求你看病！”

老中医一听原来是叫他看病，总算松了一口气。他心想：你是书记，怎么说出这样客套的话来？便说：“没问题！你哪位亲戚有病，只管让他来。别说书记讲情，就是平头百姓，咱也尽职尽责！”

“不是别人，是我。”

“你？”

“我要做心脏二尖瓣手术。”

“你不是要去北京动手术吗？”

“不去了，就在咱们医院动，所以请你帮忙。”

“栾书记又开玩笑，我是中医，手术是西医外科的事。”



“不，我要你为我针刺麻醉。”

“你说什么？针刺麻醉只能治皮肤疮疖，心脏手术万万使不得的！”

“使不得也得使，我忍着疼，你只管下手就是了。”

“不行！我实难从命！”老中医脸都吓黄了，连连摆着双手。

“说实话，我也不愿开这个国际玩笑，但事已至此，我也别无选择了。”栾方宝哭丧着脸，把那篇小文章惹出的大麻烦说了出来。

老中医鼓着眼睛，把栾方宝像看怪物一样看了一刻，说：“这不行。我不成了杀人犯了吗？”

老中医行医几十年，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病人，他觉得又可气又可笑。

栾方宝急了：“老先生，你就算救救我。你真要不答应，我给你跪下了。”

栾方宝真的双膝跪地，一脸懊悔之色。老中医连忙拉他，说：“栾书记，你这是何苦啊？”

老中医累得瘫坐在椅子上，半天喘不过气。尔后，想了二十多分钟，才吞吞吐吐地说：“只能这样了，我父亲在时，配过一种药丸，含在舌头下能解剧痛，但谁用它做过心脏手术呢？”

栾方宝冲着老中医“嘣嘣嘣”磕了三个响头，说：“我谢谢你，谢谢你了！”

手术前半个小时，老中医让栾方宝含上了药丸。

不多一会儿，县长陪着十几个黄头发、蓝眼睛、高鼻子的人来到医院，栾方宝被推进了手术室，推上了手术台。

老中医满头汗水，在他身上扎满银针，对县长说：“开始手术！”

主刀医生下了第一刀，此时，栾方宝面带笑容。

老中医一看，药丸起了作用，心也放了下来。